



停止流通

太平天国革命史剧

天京風雨

費克 邨夫 編劇
費克 執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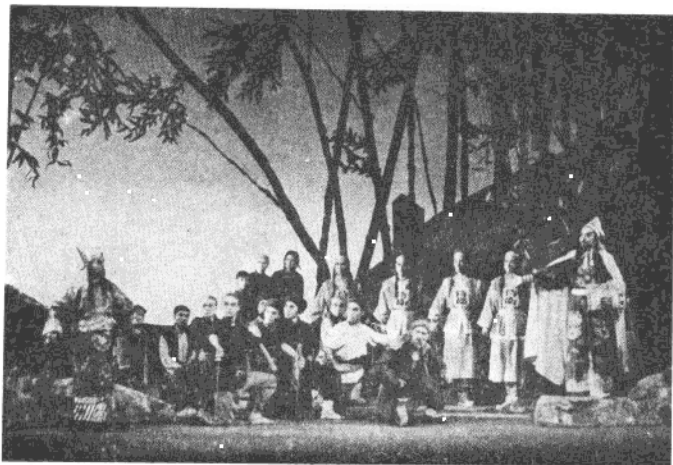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
PDF



第二场

江苏省话剧团演出

韓鳴英	飾 洪仁发
陈 希	飾 洪庆元
邱德舜	飾 洪 順



第三场

江苏省话剧团演出



第五场

江苏省话剧团演出

张 辉 饰 李秀成

夏克勤 饰 宋永珍



第七场

江苏省话剧团演出

申	良	飾	洪秀全
张	輝	飾	李秀成



第 一 场

时 間 一八六〇年三月。

地 点 天王府花园。

人 物 洪庆元 四十岁，天王府侍卫官。

宋永珍 三十岁，忠王妻，將軍

細 妹 二十岁，忠王府侍卫。

洪 順 三十余岁，信王府侍卫。

洪仁发 五十六岁，洪秀全的长兄，信王。

洪秀全 四十八岁，天王。

李秀成 三十七岁，忠王。

洪大元 四十岁，天王府侍卫。

侍女一人。

侍卫数人。

布 景 花园中的一座水榭。阶前红梅，迎风怒放。左边，有一株柳树，杆粗枝长，正在发芽吐青，这是园中最贵重之物——东柳。水榭中，有石桌、石凳等摆设，后面是一片湖水，水面清平如镜，远处的亭台楼阁，尽映入其中，天王府真是壮丽辉煌。

幕前军歌四起：

太阳出了三丈三，
帮助天王打江山，
打开江山享天福，
享了天福乐无穷。

太阳出了三丈三，
天朝兄弟心相连，
心心相连杀妖魔，
杀尽妖魔永太平。

幕 启 湖心深处，管弦悠扬，一叶轻舟，徐向东去。舟上，隐约可见有七、八个妇女，她们各自撑张着黄的、红的和各种色彩艳丽的绸伞。和风习习，微波荡漾。洪庆元引宋永珍、细妹上。

洪庆元 宋将军，请走这边。

细 妹 娘娘，你看，这儿多好啊！亭、台、楼、阁，还有那

淡淡的青山，这清清的湖水，啊，真是壮丽极了！

宋永珍 (默默地走向栏杆)……

細 妹 娘娘，你看，那儿有支小船！船上都是些什么人？她们在干什么？

洪庆元 那是信王府的几位娘娘陪着我們天王府的賴娘娘在那儿泛舟春游哩！你們看，那位撑着黄色綢伞的就是賴娘娘。

細 妹 哦，那就是賴娘娘！他們多么舒服啊，多么会享福啊！

宋永珍 (低声而严厉地)細妹，禁声！

細 妹 (自觉失言)是，娘娘！

宋永珍 还不退下！

細 妹 是。(下)

宋永珍 洪侍卫官，你刚才说的那株柳树，就在这儿？

洪庆元 正是，請过来看。

宋永珍 (随洪庆元走至柳树下，肃立仰望，轻声地念着那嵌在柳树中一块石碑上的刻字) 东——柳。

洪庆元 这不过是一株极普通的柳树，只因为它是当年东王府的东西，又是天王万岁亲自把它移植到这儿来的，大家也就尊敬它了。其实呐，东王爷已经升天多年了，敬这么一株柳树有什么意思。

宋永珍 (不悅)哦，洪侍卫官的意思是……

洪庆元 不，不不！东王爷的丰功伟绩，我们永生永世也不敢忘怀的。看，去年七月二十七举行东王升天节的那日，我们大伙都陪着天王万岁到这儿来祭柳。记得在祭柳的时候，天王万岁都淌眼泪了，我们当然也跟着淌眼泪，大伙心里正在难受的时候，谁知天王万岁忽然大发雷霆，天王万岁指着我们说：“东王升天乃是一桩大喜事，你们为何流泪？……当时谁也没敢开口，一个个都急忙擦眼泪，可我看见天王万岁他自己——也在那儿擦眼泪……”

宋永珍 （轻轻地叹了口气）唉——！

洪庆元 还有一次，我们幼主天贵到这儿来玩，无意中折了一枝柳条，天王万岁看见了，大为震怒，当场把幼主杖责二十，我们赖娘娘心疼不过，上前劝解，竟险些被天王万岁推了一跤。从此，天王万岁诏諭合朝上下，说这株柳树，应尊称为‘东柳’，凡一枝一叶，皆不准损伤，违者严办……！

宋永珍 啊！

洪庆元 所以我想，既然这株柳树使我们天王万岁如此烦恼，又要它则甚！？还不如把它……

宋永珍 （急止）洪侍卫官，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天王万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么？你知道么？

洪庆元 这个……!?

[静场,湖上飘来一阵乐声。]

宋永珍 (仍然朝着柳树,回忆当年,自语地) 兄弟不和,同室操戈,亲者悲痛,仇者快活……。 (少顷) 昨日之事,犹如烟云,由它随风消逝了罢! 只要今天,今天……!?(忽然转身) 洪侍卫官! 請問今天天王万岁在金龙殿召开的軍事会议,有哪几位王爷参加的,你知道吗?

洪庆元 庆元奉天王万岁的旨諭,陪同宋將軍游览花园,会议之事,我一概不知。不过,我只是听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不多,有勇王洪仁达、信王洪仁发,还有,就是你們忠王爷李秀成……。

宋永珍 (若有所思) 哦,信王爷也在!?

洪庆元 宋將軍,你要不要休歇一下? 我看你心神有点不安。

宋永珍 不,不,没什么。我們再往那边去看看罢。

洪庆元 請!

洪 順 (急急上) 你們都在这里!

洪庆元 什么事?

洪 順 大事不好了! 天王万岁在金龙殿召开軍事会议,商讨攻打和春妖营,解天京之围之計。起初,几位王爷倒是平平靜靜、和和气气的,誰知谈到后

来，我們信王爷和忠王爷二人意见不一，互相爭执起来了。

宋永珍 啊!!
洪庆元

洪 順 天王万岁尽力从旁相劝，怎奈他們二位王爷各执己见，难以和解。如今，我們信王爷一怒之下，离开了金龙殿，就要回府去了。

宋永珍 啊，我想这攻打和春妖营，乃是軍机大事，本應該平靜思考，周詳計议，为什么会弄到这般光景？

洪 順 这个……。

洪庆元 洪順，你且退下。

洪 順 是。

洪庆元 宋將軍！对于忠王爷和信王爷之間的事情，我平日也曾听到过一些，今天本想和你谈谈，可是刚才为东柳之事，你好象有点不高兴，所以我未便提起……。如今，既然宋將軍問起这事，我不得不斗胆地说几句。

宋永珍 洪侍卫官請讲。

洪庆元 据我看，忠王爷与信王爷两家不和，已经不是一天了。信王爷是天王万岁的长兄，又是当今执掌国政大权的人，我以为我們做弟妹的，总應該

对他谦让一些，尊敬一些，可是忠王爷却不是这样，几年来，他是事事与信王爷为难，处处与信王爷作对，并且竟敢多次在天王万岁面前冒死进谏，硬说信王爷平日为非作歹，荒淫无耻，贪赃枉法，误国害民，甚至逼着要天王万岁加罪于信王爷。要不是天王万岁有洞察秋毫之力，公正判断之心，信王爷又怎能承受得住？当然，宋将军与忠王爷既有将帅之谊，又有夫妻之情，对这些事情，总难免要牵涉一点私人情意，不过，还愿宋将军能以国事为重，经常对忠王爷劝说一二，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庆元心直口快，还请宋将军莫要见怪。

宋永珍 (泰然地) 洪侍卫官！信王爷平日治理国事是不是贤明清正？忠王爷捍卫天朝大业是不是忠贞坚定？谁是是非，合朝上下自有公论。至于说到我和忠王爷，十多年来，他的性情我是知道一点的。如果我作了什么徇私忘公的事，即便是为他着想，他也决不会宽恕我的。而我，也不愿意作这样的事。

洪庆元 宋将军，这太好了！如果宋将军和忠王爷真是这样，那我们天朝之中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宋永珍 (正色地) 不！洪侍卫官，我以为我们天朝之中的问

題太多了！使人忧虑的事太多了，太多了……！
你看，目下妖帅和春，在我天京城外大軍屯集，
东起明孝陵，西至燕子磯，只見妖营垒垒，妖旗
如林，眼看着就要侵犯我天京。（开始激动起来）在
这大敌当前之时，我們的王府宮殿之中，却依
然是管弦悠扬，歌舞升平；而君臣兄弟之間，却
依然是……。〔忽然转身〕洪侍卫官，我有要事面
奏天王万岁，請你引见！

洪庆元 （一惊）你要面见天王万岁？！现在？

宋永珍 （坚决地）正是。

洪庆元 恐怕不适宜罢，恕难从命。

宋永珍 为什么？

洪庆元 这个……

〔外声：“信王爷到！”〕

洪庆元 信王爷来了。

宋永珍 洪侍卫官，永珍暫避。

（宋永珍欲下，洪仁发怒冲冲地走出，洪順随上）

洪仁发 什么人？

洪庆元 宋永珍，宋將軍。

宋永珍 （回身跪下）宋永珍拜见信王千岁。

洪仁发 你就是忠王李秀成的妻子么？

洪庆元 正是。

洪仁发 (突然厉声地) 哼! 李秀成平日所作所为,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劝阻他? 你是不是和他串通一气? 你知罪么?

宋永珍 (洪仁发的粗暴态度使她一惊, 她克制着自己) 启稟信王爷, 如果忠王爷和永珍有什么过错, 永珍愿意领罪。但永珍确是不知, 还望信王爷看在弟妹情分, 多加指点……

洪仁发 要我来指点?! 嘿嘿……! (走至柳树下) 来呀!

洪 順 (走近) 洪順在。

洪仁发 看剑!

洪 順 (捧剑上前) 王爷。

洪仁发 (拔出剑来) 看罢, (狠狠地砍断一枝柳条) 这就是我的指点!

[众人大惊, 细妹奔出。]

洪庆元 (急忙上前) 信王爷, 这东柳……你闖了祸了!

洪仁发 (自知错了) 这个……? 庆元, 天王万岁如若問起这事, 你就说是我一时失手誤砍下来的。

洪庆元 遵命。

細 妹 (气极了, 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 且慢, 这东柳明明是信王爷有意砍下, 为什么要说是一时失手? 这欺君之罪誰敢担哉!?

宋永珍 (惊) 細妹, 你……!

洪仁发 (愕然)你是什么人?

細 妹 忠王府侍卫,賀細妹。

洪仁发 (咬牙)你好大的胆子!你……

[外声:“天王万岁駕到!”]

洪仁发 (狠狠地)賀細妹?好的!我先去了。洪順,回府!

(匆下)

洪庆元 (不知所措)这……宋將軍……

宋永珍 天王万岁駕到,有话以后再说。細妹,你且退下,
不必惊慌。

細 妹 謝娘娘。(急下)

洪庆元 他們来了。(肃立一旁)

[洪大元、侍卫等引洪秀全、李秀成上。]

宋永珍 (搶上一步)宋永珍叩见我主天王万岁!(长跪)

洪秀全 永珍么?請起。

宋永珍 謝我主天王万岁。(立起,肃立一旁)

洪秀全 我命庆元陪你游览花园,都看过了么?

宋永珍 謝我主天王万岁,永珍賞览过了。

洪秀全 听说你又添了一位忠金,长得好么?

宋永珍 托我主天王万岁洪福,孩子长得很好。

洪秀全 啊!快来看,这滿园的紅梅,迎风怒放,香气袭人,天气就要和暖起来了。

李秀成 (默默地跟随着洪秀全)……

洪秀全 (意味深长地)说真的,秀成,我喜欢的倒不是这紅梅树的花蕊,而是这紅梅树的枝桠,你看,这些枝桠是多么刚健劲直,又是多么柔順随意,它既能耐得住那严冬的冰雪霜冻,又能迎合这初春的雨露和风。看,許多枝桠都已经发芽吐青了。

李秀成 ……

洪秀全 噢,秀成,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秀成 启奏我主,秀成在听着。

洪秀全 唔,你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吧?

李秀成 正是。

洪秀全 好罢,那我們再谈谈罢。你还是想去攻打杭州?

李秀成 启奏我主,秀成所言,如若有什么差錯,还請我主詳加指点。秀成秉着对我天朝之忠誠,一向是直言不諱的。

洪秀全 你说罢。

李秀成 关于攻打和春妖营,解围天京之事,秀成愿再三向我主奏明:秀成以为,目下和春、张国梁两妖,在我天京城外大軍屯集,由东至西,連营百十余座,会集妖兵达四万名之多。大敌当前,而且近在咫尺,如若我太平軍对此束手观望,寄安全于侥幸,一旦妖兵向我侵犯,天京就危险了!为此,秀成今天提出了先打杭州,后破妖营之計。此計

原是仿效“围魏救赵”之策。和春妖营的粮餉大都出在广德、杭州，而杭州又是妖兵兵力最虚之处，如果我军发兵攻打广德、杭州，和春必定要分兵前去抢救，那时，我军再扯动兵馬，返回天京，会集各路大军，趁妖营兵力分散之际，一举而攻之，那末，妖营必破，天京必保。此乃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上策。可是刚才秀成在内宫一提起攻打妖营的事情，信王爷就大为不快。按信王爷的意思，认为和春妖营兵力强大，根基稳固，我太平军不能与他交战，也不必与他交战，如果冒失从事，势必引火烧身，并且竟以此怀疑秀成别有用心……

洪秀全 你说下去。

李秀成 秀成以为，如若信王爷对秀成破营之計有什么异议，本来是可以从长計议的，可是信王爷根本就不愿与和春交战，甚至不敢与和春交战，这秀成就百思不解了。

洪秀全 照你说来，信王洪仁发他是个苟且偷安、怕死貪生的人，是吗？

李秀成 事实确是如此，并非秀成妄断，还请我主明察。

洪秀全 不至于罢？

李秀成 这……？！